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07.03.013
2007年第3期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3, 2007
第34卷 Journal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Vol.34
（总第172期）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General No.172

民间竹枝词考

梁沙沙
（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竹枝词原为巴人民歌，其源头可上溯到春秋时期的《下里巴人》。竹枝词未必是由《下里巴人》直接演化而来，但它们同为巴人民间歌谣，必然在审美心理和文化内涵上有着相通之处。民间竹枝词最初和最主要的用途当是祭神。在发展演变中，即使是祀神之曲，其内容也多世俗化了。从风格上看，民间竹枝歌曲调多凄婉愁苦之音。从内容上看，以吟唱恋情为主，同时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反映了当时的民俗民风。民间竹枝歌经唐代文人的大力仿作和提倡，《下里巴人》变为《阳春白雪》。

〔关键词〕竹枝词；巴人民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
〔中图分类号〕I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7）03-0094-03

竹枝词原为巴人民间歌谣，在唐代流行于巴渝地区，由于文人的喜爱并大量仿作，由山野民间传唱至教坊乐府，盛极一时，并延续至清。

竹枝词的得名，盖因歌词中加以“竹枝”“女儿”为衬词。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说：“竹枝本出巴渝，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有和声，七字为句，破四字，和云‘竹枝’；破三字，又和云‘女儿’。”[1] 故名为《竹枝词》、《竹枝歌》、《竹枝曲》或《竹枝》，又叫《女儿子》。

宋代朱熹曾说：“竹枝歌，巴渝之遗音，惟峡人善唱。”[2] 郭茂倩《乐府诗集》云：“竹枝词本出于巴渝。”[3] 竹枝词流行的区域主要是巴渝地区，也就是上至重庆，下至巫山，其间也涵盖今天的黔江地区以及四川的达州市和广安一带，这是古代巴族人活动的领域。

竹枝词的产生年代，因史料匮乏，难以确定具体时间。其产生于唐代之前，则毫无疑问。白居易《听芦管》诗云：“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既称之为古竹枝，必然产生于唐代之前。据清人王文浩《苏诗编注集成》注《竹枝歌》中所言，明人方以智认为此调起源于晋朝：“自唐以前已有之，故方密之以为起于晋也。”[4] 此说尚可商榷。

竹枝词这一形式的最终定型时期虽然难以确定，其源头还有踪迹可查，可上溯至战国时期的《下里巴人》。战国人宋玉《答楚王问》中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对下里巴人的解释，历来有所争议。有人认为“下里”和“巴人”分别为两支歌曲之名，也有人认为下里即乡里，表示方位。无论哪种说法，以下几点可以确定：其一，该歌曲为巴人民间歌谣，并从巴地流传至楚地；其二，该曲在当时的民间相当流行，往往一唱千和；其三，下里巴人的演唱方式为一人领唱，众人合唱。

下里巴人为巴人民间歌谣，虽广布民间，但在文人心目中，其价值就远远不如“阳阿”“薤露”和“阳春”“白雪”了，故不见于典籍。

由于史料缺乏，下里巴人的本来面目已经难以考察。有史可查的最早一支巴人歌谣当属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引用的《巴东三峡歌》：“巴

〔收稿日期〕2006-06-23
〔作者简介〕梁沙沙（1968— ），女（布依族），贵州遵义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讲师。

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这是七言两句体的格式，从韵律的成熟上看，它已不是下里巴人的“源”，而是“流”，更有可能已经过了文人的润饰。

巴歌发展到了唐代之前，竹枝词这一形式形成并成熟。竹枝词未必是由下里巴人直接演化而来，但它们同为巴人民间歌谣，必然在审美心理和文化内涵上有着相通之处。同时，两者由巴入楚的流传经历也有相同之处。

两者同样产生于巴渝地区，并都从巴地流传至楚地。下里巴人在楚国郢都“属而和者数千人”。而竹枝词盛行于唐宋，从巴渝地区流传至荆楚，并且在宋代时已多楚语创作和演唱的竹枝词，苏轼《竹枝歌忠州作》中云：“舟行千里不至楚，忽闻竹枝皆楚语。”巴山楚水原本相连，巴风楚风也往往相通，巴人的竹枝歌在楚地以楚语传唱，与下里巴人在楚国一唱千和的情景，都可以在文化上找到相同的根源。

唐宋时期，巴渝民间演唱竹枝词的活动相当普遍。《夔州县志·开县志》载：“渔樵耕牧，好唱竹枝歌。”[5] 民间竹枝词最初和最主要的用途当是祭神。《太平寰宇记》载：“巴人之风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则旱用牲解赛，邪巫击鼓以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6] 刘禹锡《阴山庙观赛神》诗云：“荆巫默默传神语，野老婆娑启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联踏竹枝还。”文学的产生与原始宗教和原始巫术密不可分，竹枝词的产生也如此。在发展演变中，即使是祀神之曲，其内容也多世俗化了。刘禹锡仿作的写恋情和民风的《竹枝词》被当地巴人用做“祀蚕神”之曲，即是明证。竹枝词之功用，与其说是祭神，不如说是娱神；虽是娱神，更为娱人；说是娱人，同时更是娱己。

婚嫁之时唱竹枝：

邪巫击鼓以为谣祝，男婚唱竹枝词。[7]（《夔州府志》）

行舟时唱竹枝：

山头枝枝竹扫坛，舟子《竹枝》歌上滩。（宋·阎伯敏诗）

放牛时唱竹枝：

巴女骑女唱竹枝，藕丝莲叶傍江时。（于鹄《巴女谣》）

集会时唱竹枝：

其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为乐。[6]（《太平寰宇记·巴渠风俗》）

正月七日乡市，仕女渡江南娥眉碛上作鸡子卜、击小鼓，唱竹枝歌。[6]（《太平寰宇记·万州风俗》）

酒席上唱竹枝：

唱怀颇胜传荷柄，劝醉争禁唱竹枝。（何学青《竹枝词》）

可见，来自祀神之曲的竹枝词已经广泛用于红白喜事和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可合唱，也可独唱；可边歌边舞，以竹笛伴奏、击鼓为节；也可随口清唱，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遍及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一种具有多种表演形式的民歌。

唐宋时期乃至更久远的民间竹枝词，因不见于古籍，我们只能知道其流行的盛况，具体的作品则无从考察。不过，从至今还传唱于川东一带的竹枝歌，可以窥见唐宋时期竹枝词的风貌：

情妹生得（竹枝）嫩冬冬（女儿），好像菜园（竹呀竹枝子）四季葱（女儿）。

叫声妻子（竹枝）你莫愁（乖妹儿），夫在外头（竹呀竹枝子）变了牛（乖呀乖妹儿）。[8]

其格式为七言两句体，演唱时在每句第四字和第七字之后分别加入“竹枝”“女儿”“乖妹儿”等衬字。这种加衬字的方式，与唐宋时期的民间竹枝歌的演唱是一致的。

收录晚唐五代词的《花间集》，收有唐末人孙光宪的《竹枝》词二首，其一为：

门前春水（竹枝）白萍花（女儿），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散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

孙光宪生活在今天的四川境内，自然深受巴渝竹枝风的影响。这两首词，就是对民间竹枝歌的模仿。七言两句体和七言四句体，当是唐宋时期民间竹枝歌常用的格式。衬字“竹枝”和“女儿”可能是土语的汉字记音，并无实际意义，只是在演唱时为和声之用。

从风格上看，民间竹枝歌多凄婉愁苦之音：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白居易《竹枝词》）

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咽多？（白居易《听竹枝赠李侍御》）

老夫昔逐巴江岸，唱得竹枝肠欲断。（李涉

《李独携酒见访》)

"苦怨""怨咽""肠断",既是吟唱者的情调,也是听者的感受。竹枝歌产生的巴渝三峡地区,水急地险,两岸多凄婉猿啼。文学风格往往受地域因素的影响,竹枝歌也不例外。

从内容上看,竹枝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序》)淇濮,指春秋时卫国民歌,多写男女恋情,说明了竹枝歌重"情"的特色,以吟唱恋情为主,同时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反映了当时的民俗民风。这一点,从当时文人仿作的大量的竹枝词即可看出。

《全唐诗》所载文人拟作的竹枝词共计29首,其中有一半以上语涉儿女之情。如: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

此外,还有描述当地风土民情的,如:

门前春水白萍花,岸上无人小艇斜。商女经过江欲暮,散抛残食饲神鸦。(孙光宪)

据《岳阳风土记》载:"巴陵鸦甚多,土人谓之神,无敢弋者。穿堂入庖厨,略不畏。园林果实未熟,耗啄已半。"[9]孙光宪的竹枝词即描写了这一风俗。

民间竹枝歌经唐代文人尤其是刘禹锡的大力仿作和提倡,由民间而登堂入室,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并最终成为专以描写土风民俗的文学样式,直到清代。《下里巴人》变为《阳春白雪》,同时也逐渐失却了原本的泥土芬芳,"和者数千人"的盛况不复存在。

〔参考文献〕

〔1〕[明] 胡震亨. 唐音癸鉴(卷十三)[M]. 台北: 木铎出版社, 1982.
〔2〕[宋] 郭知达. 九家集注杜诗(卷二九)[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3〕[宋] 郭茂倩. 乐府诗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4〕[清] 王文浩.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一)[Z].
〔5〕故宫博物院. 四川府州县志(第十三册)[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
〔6〕[宋] 乐史. 宋本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7〕故宫博物院. 四川府州县志(第十四册)[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
〔8〕陈正平. 巴渝《竹枝歌》与文人拟作的《竹枝词》[J].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3).
〔9〕朱易安等. 全宋笔记(第二编七)[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6.

A Probe into the Folk *Zhuzhici*

LIANG Sha-sha

(School of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original *Zhuzhici* was the folk chanson of the Ba people. The origin of it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Songs of the Rustil People* and *Spring Snow*. *Zhuzhici* is not certainly directly evolved from *Songs of the Rustil People*, but they were both of the production folk chanson of Ba people, hence they must share some common character in the psychological tast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 initial and the main use of *Zhuzhici* was to worship the god but it was common customized in the course of its evolution. The melody of the folk *Zhuzhici* was full of bitterness and the content is mainly the chanson of love with full-bodied local flavor. It reflected the folk-custom of the time. *Zhuzhici* became *Spring Snow* from low layer of the social class via the vigorous imitation in Tang Dynasty.

[**Key words**] *Zhuzhici*; folk chanson of Ba people; *Songs of the Rustil People*; *Spring Snow*

〔责任编辑 宝玉柱〕